外婆的文艺时代

陈晓辉

三十年前的一个下午，在一个慢悠悠的小村庄里，外婆带着小女孩去田里干活，天气炎热，但天空清澈，有不知名的鸟儿飞过蓝天，树上的知了随意唱着长长的歌。外婆拉着小女孩的手，絮絮叨叨地说一些无关紧要的家长里短。

当然小女孩是听不懂那些的，她只记住了外婆的神情和语气，安详平淡，如果用文艺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岁月安稳、人世静好。

长大后回忆起这段时光，小女孩发现，那个时代并不像表面的那么文艺。繁重的农活和做不完的家务，每天压在起早贪黑的外婆头上。这样艰难劳累的生活，完全不是外婆语气里的那种云淡风轻。

她们冒着炎暑要去干的农活儿，是给棉花打叉。在棉花的生长过程中，会滋生出一些粗壮的枝条，这些枝条不开花不结棉桃，只会和其他勤奋的“好”枝条争抢养分，所以必须掰掉。这些没用的，要掰掉的枝条，外婆叫它们“眼子”，而那些勤奋努力开花结棉桃的“好”枝条，被外婆叫做“泊枝”。

外婆一边“掰眼子”，一边耐心地教小女孩分辨，在一棵不足一米高的棉花上，什么样的枝条是“眼子”，什么样的枝条是“泊枝”。当然她肯定也不指望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能干什么活，她一棵棵地“掰”过去，小女孩很快就落在了后面——她的注意力被那些棉“花”吸引了过去。

那是真正的棉“花”。不是洁白柔软像一团棉花糖，而是娇艳柔美的花瓣与花蕊组成的花朵。

很久之后小女孩才知道，一棵棉花，发芽长大之后，就要开花，花谢了结出绿色的棉桃，等到秋风起，棉桃饱满之后干裂，露出云朵一样洁白柔软的棉絮，再经过若干工序处理，才能成为人们日常用着的棉衣和棉被。

现在小女孩感兴趣的，就是棉花开出的“花”。棉“花”其实很漂亮，几片绢质的软嫩的花瓣，组成一个小喇叭形状的城堡，里面住着小公主一样娇柔的花蕊，一朵朵，绯红娇黄，比常见的凤仙花好看多了。

于是在外婆为一行棉花掰完“眼子”，淌着汗转回之后，发现小女孩头戴一个棉花花环兴高采烈：“外婆，好看么？”

外婆抹了一把汗，这时候她一定非常心疼自己起早摸黑的成果——一朵棉花就是一个棉桃呀。但很快她恢复了微笑：“好看，真好看。但这些花不能摘，外婆等会儿带你摘野花好么？”

傍晚回家，已经非常累的外婆果然带着小女孩，去田垄上摘了一束黄色、淡蓝的小野花，再绕到菜地，摘几根豆角和黄瓜，准备全家人的晚饭。

但幼稚的小女孩并没有觉察到外婆身体的劳累，棉“花”的鲜艳，野花的香气，在小女孩的梦境里若隐若现。辛劳的外婆，还是给了小女孩一个美好的夜晚。

三十年后，小女孩长成沉默的成年人。她喜欢旅行，喜欢写字，喜欢一切美好的、朴素的、特立独行的东西——有人把这些糅合了浪漫与忧郁的特质，称为文艺。

冬天，长大的小女孩坐在一家咖啡店里，翻阅一本时尚杂志。里面有文艺范的衣服，特意注明：纯棉。

外婆的棉“花”与那个时代，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呼啸而来。

什么是文艺？穿着长裙看风景？穿着球鞋去旅行？45度角仰望天空？自拍忧郁朦胧的照片？在星巴克对着一本书发呆？在微博微信发一些伤感唯美的句子？……

忽然觉得，这些所谓的文艺，是那么的肤浅，真正的文艺，应该是外婆那样的。

那个时代，外婆是很辛苦的。每天很早就起床，一家人的早餐，喂鸡喂猪……然后就是田地里四季无休的劳作。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把厨房里所有的活计忙完，往往看一会儿电视就歪着头睡着了……这样陀螺一样的生活，文艺吗？

但外婆是文艺的。孩子糟蹋了她的劳动成果之后，非但没有挨骂，反而带她摘野花……这就是文艺。外婆总是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小院子里，种着柔黄淡紫的月季，白色的、红色的凤仙花，这也是文艺。

最重要的，不管多苦多累，外婆从没有过恶形恶状的状况。最多，望着天空发一会儿呆，然后，笑一笑，接着自己无休止的劳作——这，更是文艺。

生活本身，向来都是粗糙冷硬的现实。而文艺，就是现实面前那根温柔的刺。它能刺穿现实的悲伤冷漠，带我们看到粗糙背后的细腻与精雅，冷硬背后的温暖与柔情……

在艰难的时候能够从容抬头欣赏一朵云，在紧迫的日子采一朵野花……所以，忙碌辛劳的外婆，才是真正的文艺女子吧？虽然她不知道旅行没喝过咖啡，但她拥有文艺的灵魂——艰难日子的温柔，困苦时候的温情。

与香樟为邻

王霞

家居金陵，小区里花木众多，才谢了桃红，又绽放了石榴，一年四季景色适时变幻，煞是热闹。

当所有的鲜艳都在冷风中凋零，门前窗后都只有旧旧的绿的时候，那几棵四季常青的香樟就显现出它葳蕤的姿态。那深褐色的树身包裹着经年的风霜，孕育着刚正的清香。而这坚韧的香气，粉身碎骨也不消弭。那巨大的树冠，聚集了万万千千的叶片，每一片都还是油油的墨绿。卵形，柔韧，叶脉清晰，从叶柄一路逶迤到叶尖。从深刻到清浅，由粗疏至柔密，一水儿顺垂着。轻抚着，竟生出恍惚，像抚摸着小女孩儿的短发。由不得心中也软软的。

喜欢香樟树，还源于儿时的记忆。

记得母亲在世时，常常提起她出嫁时外祖母给她的陪嫁——一口樟木箱子。在之后很久很久的日子里。它都是这个家中最贵重的家什。虽然身为八级精细木匠的父亲，曾打造了极多漂亮的橱柜，上面都有精致的雕刻，却依然无法取代这古旧的木箱。印象中，家里最好的衣物都存放在这里，还有外祖母留下的几样旧首饰，父母的婚契，哥哥的高小毕业证书，都在一个小小的铁皮首饰盒里，藏在箱子的角落。印象最深的是每年的六月六。母亲都会在这一天，把家里的衣物被褥拿出来晾晒，整个院子花花绿绿。那高高的晾衣绳上挂着最好的衣物，包括从没见母亲穿过的丝绒夹袄，香云纱的衣裤，还有两件丝绸的旗袍。我喜欢这些衣物的款式质地，更喜欢它们散发出的香气。那香气沉实而绵长，会从鼻窍直抵灵台。母亲说这是樟木的味道，因为这样的香气，所以百虫不蠹，衣物无损。更神奇的是，这樟木只要木质存在，无论何种状态，都会保持这样的香氛。

由是，这樟木就带着神秘的气质留存在心里了。

可是樟树是什么样呢？我从未见过。还是迁居到了金陵，才认识了它。

如今，与香樟为邻，日日相望，那份喜爱中多了几丝亲昵。

常常是午后，时光素洁，阳光温暖。隔着玻璃窗，高大的香樟树上，一枚枚叶片，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无法言说的美好。感觉很近，仿佛触手可及她它的轻盈、柔美、细致。默默与之相望，无需言语，怕惊扰了它的宁静，安谧。这一种声音叫寂静，直抵你那深邃的内心。

香樟如松柏一样四季如碧，霜雪不改其色。它刚正的香气比梅菊更为持久。它的枝叶，还能入药。香樟总习惯以最朴实的形态，立世而不张扬。

我常常为它感动在冬季。

几场寒风掠过，万木萧疏。香樟树上的鸟雀却多了起来。香樟树上那些黑珍珠般的小黑豆，是鸟儿们极好的食物。于是，窗外总有冬天里的欢快。

飞翔　苗青　摄

成了六个[illegible]　赵历[illegible]　周瑜
曲高山流水
你绝命的挽曲　串激[illegible]的音符

何生亮

黑色的气球

原著：杜宾·麦尔肯[美国]
编译：李克红

我小时候生活在华盛顿郊外的一个黑人贫民窟里，因为肤色问题，我们受尽了欺凌，甚至就连附近的学校也不愿意让我们进去读书。

我9岁时的一次，父亲和几个邻居一起，在城里搬煤赚到了一些钱，他们回来后都给了自己的孩子一美分，让我们一起去贫民窟外面的公园里玩。公园就在学校的大门边，那里有很多白人孩子正在做游戏，有很多人还拿着飞扬的气球奔跑着追逐着。我非常羡慕他们手中的气球，就对我的伙伴们说：“我们也去买气球吧！”

“不，我们不去，那是白人孩子才能玩的！”我的伙伴们说。

我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跑向了在公园边卖气球的老人，当然，他是一个白人老人。他的小车上绑着很多飞扬的气球，五颜六色都有，但唯独没有黑色。我想要一只黑色的，和我的皮肤一样的黑色。“我想要一个气球，黑色的……”我轻声说。

“哦，该死，我忘记了把黑气球吹起来了。”老人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只黑色的气球问我说，“一美分一个，你确定你想要一个吗？”

“是的，我想要一个。”我将那一美分递到了老人手上，老人接过去，然后用气泵把那个黑色的气球吹得鼓鼓的，他把气球递给我，然后把线头上的小圈套在我的手指上，他一松手后，气球就‘呼’一下飞了上去，虽然我就看到过白人孩子们玩的气球都会飞起来，但我没想到黑色气球也能飞，我顿时惊讶地大叫：“哇，快看，黑色的气球也能飞起来。”

“当然了，孩子，气球能不能飞起来，不在于它的颜色，而在于它里面充满了氢气。”老人笑着拍了拍我的脑袋说，“记住，人也一样，白人能做的事情，黑人也一样能做，世界是公平的。”

“可是白人孩子能上课，我们却不可以。”我说。“哦？是吗？可是，你难道不能在窗外上课吗？世界是公平的。”老人再次说。

我突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我立刻跑到教室的窗外，然后蹲下来偷偷听里面老师上课的声音。后来，有个老师发现了我，我正想逃，可他却笑着说：“你不要跑，学校只规定不收黑人孩子进学校，但没有规定黑人孩子不能站在窗外上课。”然后，他递给了我一本书和一支笔。从此以后，我每天都站在教室的窗外上课，后来我就成了我们那个贫民窟里唯一一个认字的黑人孩子。

几年后，我凭着在窗外学到的知识，去到了华盛顿城里，去到一所允许黑人进入的中学里读书……1860年，我正好30岁，我就在这一年成了华盛顿一家出版社的老板，而我那些自认为黑人只能低人一等的伙伴们，他们依旧在贫民窟里过着穷困而没有尊严的生活。

是的，成就的高低与出身、相貌等等都无关，这个世界是被自信和努力创造出来的。有了自信，人就会有登上成功山顶的力量；有了努力，人就会身处通向成功山顶的途中。

野 塘

路来森

野塘，在南方，在北方，到处都有。

喜欢这个“野”字，自然而成，天然造就；形状不一，大小不同，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大地上，是大地一只只明亮的眼睛。

一只只澄澈的眼睛，仰望着天空的太阳、月亮，还有纷繁的星星。默默地，作一场无声的对话。地久天长，把彼此对话成一种永恒。

什么都是“野”的，恣意的水，水中的游鱼，水面飞翔的鸟儿，岸边湿地生长的各种各样的水草。许多事物，你都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因为太“野”，“野”到你无处、无法捕捉到它们的名字。

进入秋天，野塘，“野”性弥足。

不过，这种“野”，不是狂放不羁，更不是肆无忌惮；更多的是，以一种清冷、萧疏，甚至萧瑟、冷寂的情状展现着——安静、肃静，如处子。

雨水减少，泥沙沉淀。塘水清澈，一碧见底。水的清，是一种清冷的“清”，站立水边，一早一晚，你会感受到一份冷澈的寒气。一丝丝，一缕缕，一阵阵，浸肤袭骨，这份寒气，会让你觉得：秋是愈加深了。

水中，有游鱼，野生的。大多是鲤鱼、鲫鱼、麦穗鱼等常见淡水鱼。鱼，不会很多，也不会很大；一方池塘，是难以长成大鱼的；几十条鱼，或者上百条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着，不紧不慢，从容不迫。柳宗元《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柳宗元的文字，虽是写“潭”中鱼，但实在也是“塘中鱼”的大好写照。

贵在自在，“子非鱼，焉知鱼之乐？”野塘中鱼，最是能彰显一份“鱼之乐”。

塘边，多水草。香蒲、芦苇、草地早熟禾、蔓草等等，更有许多你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水草。进入秋天，这些水草，不再柔软，而是渐趋生硬。草木，开始做起了生命的减法。每一枚叶片，都开始了它的枯萎的过程，缓缓地，变黄，变疏，变枯。

风一起，便发出唰唰唰的声音，那种声音有一种金石的味道。我听到了李清照翻阅《金石录》，枯黄纸张的声响；一页页，打开了一扇扇历史的大门。

群鸟，从芦苇中霍然飞起，于是，“群鸟肃肃，有列其行”，满是灵动的诗意。

秋深到一定程度，芦花就白了。“芦花瑟瑟秋水寒”，芦花映秋水，天寒肃肃，秋的意味浓到化不开的程度。这样的时节，最是适合于塘边静坐了，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

若然是白天，寒潭清影，霜清水落，芦苇苍苍；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听一曲《汉宫秋》，或者《平沙落雁》，都好，都能生发一份苍凉、沧桑的味道。沧桑，未必不好；我觉得，沧桑实则是一种“大寂静”，最能慰藉一个人萧索的情怀。

禁不住，长啸一声，长啸一声……

若然是晚上，特别是一个明月高悬的夜晚。静坐池塘边，寒潭冷月，水中静影沉璧，水面月色溶溶，就完全是一个神话般的世界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塘边垂钓，一根鱼竿，一顶斗笠，鱼线甩入水中，水波不兴，“一潭明月钓无痕”。

静谧，静谧出一幅画境。

古人风雅，多有“野塘送别”的风雅之事。而且，亦多入诗入画。

这在中国山水画中，体现尤为突出。八大山人，天光自明，曾经作过一系列的题画诗，其中一首《无题》，就是写“野塘送别”的，其诗曰：“无心随鸟去，相送野塘秋。更约芦花白，斜阳共钓舟。”

人“无心”鸟“无意”，看似一派洒脱，实则，蕴含不尽殷殷思念之情。只是“八大”放得开，把那殷殷思念之情，安放在天光秋色、大好自然之中了。

闲云野鹤，是“八大”；野塘秋色，寄情怀。

写给张家界的精美短诗

——2018中国·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专栏

编者按：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绝版的张家界。去过张家界的人，惊叹她举世无双的瑰丽；没有去过张家界的人，向往亲临她绝伦的山水。因为挚爱、念想，他们写下了一首首关于她的诗歌……10月18日，由张家界市国际旅游诗歌协会、红网主办的“写给张家界的精美短诗”全民诗歌创作大赛启动，熊熊点燃大众诗歌创作热情。本版将连续四期推出其中的部分精品力作，以飨读者。

茅岩河

吴志松

山崖逼仄一弯澧水
峭壁刻满湘西北前生的纹饰

有人摆渡，只为一次寻找
陡峭的飞瀑远不过尘世的涛声

我从未遇见一条河流可以这样敞开
像她久远年代里的一根鞋带

或一些追赶的脚步

宝峰湖

朱建业

画中行走的小船上　我惊鸿暗渡
向清风借来天堂之笔
在船下画出一汪青翠的湖水
在水面上画出一座座秀丽的宝峰
此刻，阳光将彩虹还给涟漪
小船轻轻摇曳在水中
岁月明净如玉　转瞬间
峰与湖迅速凝固成一场
永恒的梦境

金溪溪

聂沛

金鞭溪和婀娜的姐妹
秋风掀起她们长长短短的衣裙
沿岸的山峰屏气凝神
蓝天走神，突然溅了我们一身

武陵源

子木

听说，彼岸花开时，你在梦回大海
梦，就是三亿八千万年

只一个转身
海未枯，情未动，心已远----

你看，你看，这么多金色的三角帆
在云海逐浪，在深谷蹁跹。

而你，一个蜕变，只是正好华年

熟悉的眼

向敬之

陌生的邂逅
一双美丽的眼神
那也许不能装进所有的浪漫
却抚摸着干冷的心灵

录下了几句《诗经》
无墨的笔
画来禹去画破了熟悉的眼
奇峰三千啊　水八百
宝峰湖上是否着摇着妹的船

致张家界

蒋志武

清晨，阳光搭在天门山的峰骨上
山与山之间的雾霭有着树木的香气
林中的百灵，溪间的流水，盘旋的公路
一切恍如在胸口跳动的珍珠
当你的目光追随这爬升的索道
脚底和身子在巨石上悬空
你的心会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叫张家界的地方，静静地收拢
倾听着，陷入自己的深渊

观六奇阁外总理诗碑

罗晓晴

山奇水奇云奇石奇树奇飞禽走兽奇
所有这一切，其实都不足为奇

真正令人拍案惊奇的
乃是无神论者朱镕基
居然在此留下了
“张家界顶有神仙”的墨迹

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
颠覆了他信仰了一子的唯物主义